

12支老槍還原微觀戰史(下) 映射浴血軍魂的「毛瑟」槍



朱德在南昌起義中使用的德制M1896警用「毛瑟」手槍。

來自德國、美國、日本和西班牙4國共12支老舊軍(警)用制式原型手槍經過徵集匯集一處，現珍藏於貴州省博物館，在完善資料和展示方式方法的前提下，貴州省博物館將擇機面向公眾開放，旨在以特殊藏品的方式，還原這批老槍背後的微觀戰史。這12支世界原型名槍中，「毛瑟」槍共有三支，同一型號的有兩支，另一種型號的有一支，佐證了「毛瑟」槍於二戰時期在中國向德引進武器中的「明星」地位，而同時入藏的兩支日本「南部」式手槍，又被專家判斷為「難得，都是少見的品種」，不僅其作為藏品的價值不言而喻，同時亦是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而「駁殼槍」作為還原戰史的線索，更是映射出了中國軍人在戰爭中浴血奮戰，為保衛國家馬革裹屍的英勇身影。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南昌起義歷史圖片

遠至清末革命黨各次起義、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再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幾乎每一個戰場，都能看到雙方大量裝備使用「毛瑟」原型手槍或仿製槍。

世界名槍與中國名人

作為資深軍迷和《貴陽日報》傳媒集團原主任記者，余岸木以貴州省博物館志願者身份受邀全程參與了12支老舊手槍的徵集工作，見證了老槍從武器到藏品的全過程，以「毛瑟」手槍這一線索，余岸木發現，在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特殊歷史節點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中，打響「中國革命第一槍」的，就是朱德使用的德制M1896式警用「毛瑟」手槍。朱德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教導團團長，南昌市公安局局長。起義時，任起義軍第9軍副團長、軍長。正是拿着這支手槍，朱德與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創建了人民軍隊。之後，這支手槍一直陪伴朱德轉戰南北。1958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籌建時，朱德將該槍正式移交軍博。如今，這支由朱德在彈匣一側刻有「南昌暴動紀念朱德自用」字樣的M1896式警用「毛瑟」手槍，依然是軍博的鎮館之寶。

經多位專家從多個角度、層面比對分析，余岸木全程參與徵集的這12支手槍均為原型槍，分別來自德國、美國、日本和西班牙。德制槍型除「毛瑟」外，尚有余戈辨認出的「魯格」(又寫作「盧格」)炮兵型手槍，美國的「勃朗寧」手槍、日本的「南部」十四式手槍和西班牙的「無敵」式自動手槍，「幾乎全是歷史上的名槍，有的槍型經歷過一戰和二戰戰煙，跨越百年時空。」余岸木說。

儘管這一批老槍更早的主人至今成謎，但是，同樣使用這批老槍的中國名人，卻並不鮮見。在採寫早前舉辦的「名人名槍——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槍械珍品特展」時，余岸木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中，與這些名槍結緣的，至少還包括周恩來、劉少奇、賀龍、彭德懷這樣一長串熠熠生輝的名字。其中，周恩來長期使用西班牙制SF牌轉輪手槍，賀龍使用美國柯爾特公司1926年生產的轉輪手槍，劉少奇則使用FN「勃朗寧」1906式手槍，彭德懷使用「勃朗寧」M1935式

大威力手槍等等。

余岸木注意到，前述開國元勳所使用的手槍，雖然不是眼前的這12支老槍中的任何一支，但卻是這批的「同門兄弟」，確定無疑。他同時頓悟，即便最終不能確定這批老槍最早的使用者，其實也不妨礙根據諸如《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等史籍，還原出這批老槍最早使用者的「群像」。

10年前，也就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年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專家余戈所著的《1944：松山戰役筆記》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余岸木在貴陽的書店購得該書，細讀之餘，在末與余戈謀面的情況下，余岸木就在其供職的《貴陽日報》撰文評鑒《研究戰爭史的佳作——讀〈1944：松山戰役筆記〉》。主因則是作為資深軍迷和主任記者，余岸木注意到了余戈對戰史側重於「微觀」、實證的研究特色或方向。

同樣「微觀」的二余神交

余岸木了解到，那時，余戈的軍旅生涯25年。20年前，他業餘時間從研究抗戰文物繼而潛心研究抗戰史，並偏愛從技術、戰術、軍人生存方式等特殊視角，研究和寫作「微觀戰史」。這一認知，就直接來自這本堪稱「微觀戰史」寫作典範文本的《1944：松山戰役筆記》。

余岸木發現，為了從「藏品」到「藏識」，余戈曾實地踏訪平型關、黃土嶺、東團堡、台兒莊、崑崙關、淞滬、衡陽、長沙和滇西的松山、龍陵與騰冲等眾多抗戰遺址遺存。在松山，他花了4年多時間，尋訪健在的抗戰老兵，盡力尋找能夠佐證這場戰爭的相關史料，終於成就兼具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和文學價值的日記體「微觀戰史」——《1944：松山戰役筆記》。

作為貴州省博物館的志願者，余岸木受邀全程參與這12支老舊手槍的徵集工作，也見證了這批老槍從武器到藏品的全過程。從「微觀」的角度，余岸木的第一反應，就是把這批老槍照片，用微信發送給余戈，請其幫助辨認。

這次，有了余戈對這批老槍的看法，余岸木進一步在史料上追尋這批老槍的「中國路線圖」。結果發現，在當年余戈踏訪的這些抗戰遺址遺存中，「毛瑟」槍或曰「駁殼槍」，無

論是原型槍還是仿製槍，其影子幾乎無處不在。而配備了「駁殼槍」的「草鞋兵」貴州籍官兵，也在松山仰攻的慘烈廝殺中，以大約6比1的傷亡代價，最終讓盤踞頑抗的日軍在坐「土飛機」中覆亡。

「明星」槍與歷史罪證

在新中國生長的一代又一代兒童與少年，其關於戰爭的認知中，可能不一定知道「毛瑟」這一手槍品牌，但不知道「駁殼槍」或「大肚匣子」者，遠者等於不知道李向陽，近者則等於不知道李雲龍——而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在世界一些國家早期使用的軍用手槍中，較為成功且知名度較大的，當屬「毛瑟」手槍。最早的「毛瑟」手槍，是由在德國毛瑟兵工廠工作的費德勒三兄弟設計的。1896年，這種式樣新穎、性能優良的手槍，以該兵工廠廠主彼得·保羅·毛瑟的名義申請了專利，並開始量產。

「毛瑟」手槍裝有專門的握把，且木製槍盒可連接於握把上，兼作槍托使用，有效射程可達六七十米，以威力大、火力強而著稱於世，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種真正實用的軍用自動手槍。其中，1932年式的「毛瑟」手槍，是世界上第一種裝備部隊後廣泛使用的衝鋒手槍。

這次貴州省博物館入藏的這12支世界原型名槍中，「毛瑟」槍共有三支，同一型號的有兩支，另一種型號的有一支，再次佐證其在中國向德引進武器中的「明星」地位。而同時入藏的兩支日本「南部」式手槍，因其在中國現有發現中不多，又被余戈判斷為「難得，都是少見的品種」，其作為藏品的價值不言而喻。

不過，這兩支日本「南部」式手槍，更是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日本「南部」十四式手槍口徑為7.65毫米，由日本槍械工程師南部麒次郎設計。1934年於南部統製造所開始生產，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批量生產的一種半自動手槍，有效射程50米。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後，該型手槍在日軍中曾大量使用；另一種是「南部」九四式手槍，採用塑料材質握把，比較袖珍。據了解，當時主要裝備日本空軍飛行員和坦克部隊士兵。



作為資深軍迷和貴陽日報傳媒集團原主任記者，余岸木以志願者身份全程參與了這12支老槍的徵集工作，講起這12支老槍及其相關史實，如數家珍。



QR 樣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余戈



余戈「微觀戰史」文學作品《1944：松山戰役筆記》中，不乏佩戴「毛瑟」槍的貴州籍「草鞋兵」。

由軍事科學院郭汝瑰、黃玉章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下冊)，權威記載了德式武器進口中國的情況。

余岸木供圖



周恩來在革命戰爭年代使用的SF轉輪手槍。



劉少奇在解放戰爭時期使用的史密斯-韋森轉輪手槍。



12支老舊軍(警)用制式原型手槍，近日作為藏品入藏貴州省博物館。



中國由德國引進的「毛瑟」手槍，以「駁殼槍」等中文命名，至今仍然是中國民眾熟知的德式槍械「明星」。



日本「南部」九四式手槍，裝備給日軍坦克兵和空軍飛行員，是日本侵華的罪證。

萬象靈犀

圓明園又一件流散文物「回家」 民居院內太湖石上見乾隆御題

本月8日上午，一塊流散在北京一處居民院中的圓明園獅子林太湖石正式啟程運往北京圓明園，圓明園將迎來又一件流散文物「回家」。據悉，這塊位於西城區前孫公園胡同31號院的文物，是圓明園回歸文物中首塊有詩句的太湖石，文物「回家」後將先接受修復，之後將在圓明園天心水面展出。據《人民日報》報道，這塊太湖石長1.3米，寬90厘米，高1.1米，坐落在一塊長方形石須彌座之上。石塊表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已經長出了雜草，還有不少風化的痕跡。院內80多歲的老住戶張奶奶說，自己1957年搬進院時，這塊石頭就坐落於此，「當時也沒人知道這塊石頭的來歷，但它風風雨雨這麼多年一直陪著我們。」

太湖石是中國古典園林中常用的置景石材，歷來深受皇家和文人的喜愛。但京城的太湖石很多，如何判斷此件屬圓明園文物？經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太湖石上共有兩首詩，是乾隆皇帝為圓明園獅子林十六



太湖石上可見乾隆題字

景之一的「假山」題寫的詩句。其中一首名為《假山》，原文為：吳下假山曰倪砌，此間真石仿倪堆。假真假誠何定，炙殺笑他難辨哉。大意是：「相傳蘇州假山為倪瓚所設計，長春園的假山仿蘇州獅子林堆成。是真山還是假山怎麼看得出來呢？恐怕聰明如淳於髡也難以分辨呀。」右側又一首詩《右假山》，詩句為：燕石凡曾讓湖石，疊成岩壁亦屏顏。迂翁應是契真者，何事居然疊假山。大意是：「房山的石頭不比太湖石差，堆疊成岩壁也是高聳的，倪瓚是追求真理的人，為什麼還要堆疊假山呢？」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通過上述這兩首詩推斷，此件乾隆御題太湖石為圓明園獅子林之舊物。



8日上午，太湖石啟程運往圓明園。

據悉，去年底圓明園管理處宣傳科通過網絡發現線索，隨即順着地址門牌號，跟居委會工作人員一起踏勘現場，了解情況。今年5月，圓明園邀請市文物局專家一起踏勘現場開展鑒定，在31號院產權方國資委輕工機關服務中心支持，以及屬地西城區椿樹街道梁家園社區工作人員的配合下。本月8日上午，國資委輕工機關服務中心與圓明園管理處簡短交接，這件文物正式回歸圓明園。

據悉，日前工作人員將文物運回圓明園，文物部門將對其進行文物修復。「這塊石頭因為長時間暴露在外，除了長草之外，還受到了一些酸性物質的腐蝕。」圓明園文物科科長陳輝表示，經過數月修復之後，這件文物將在圓明園天心水面展區集中展示，北京圓明園公園一直高度重視流散文物回歸工作，盡力促成文物回歸，截至目前已接受文物捐贈20餘次，共計40多件。文：張夢薇